

如何客觀評價 CSSCI

仲偉民 桑 海

目前被學術界期刊界普遍關注的期刊評價指標，大約就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俗稱“C刊”或“南大核心”)、“中文核心期刊目錄”(俗稱“北大核心”)和“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俗稱“社科院核心”)。三家都可以說是某種期刊排名榜，但後兩家公佈結果時，學術界、期刊界的反應總體平靜，而C刊目錄發佈卻每一石激起千層浪，甚至遭到媒體熱炒。這正說明C刊在我國學術評價及期刊評價中地位舉足輕重。

此次C刊目錄公佈後，果然又引發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一些原來比較著名的期刊降格為擴展版，一些原來不太知名的期刊進入了正版，引來驚訝連連；一些學者、主編提出C刊選刊機制不利於人文學科，某些期刊存在互引假引等“潛規則”；更有學者主張取消C刊。對C刊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對於它，我們簡要地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一、誤讀與異化

CSSCI只是一個引文數據庫，將其視為學術期刊核心期刊目錄、排行榜、評價工具，是外界的誤讀和異化，內中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我們應該明確一個事實：CSSCI是基於學者的引用行為和引文著錄內容研發的一個引文數據庫，其基本功能是檢索工具，而不是評價工具，更不是期刊排行榜。只有CSSCI來源期刊，並不存在所謂的“南大核心”，稱之為“核心”本身就是一種誤讀。

確定來源期刊目錄是為CSSCI引文數據庫選擇適當的數據源，它的標準除了政治標準、規範標準外，只能是引文數據。從目前來看，總被引頻次和他引影響因子這兩個指標能夠較為全面地反映各學科期刊的影響力。但同時也要清楚，基於引用的文獻計量指標只是用來遴選來源期刊，不能直接用於期刊評價。如果說CSSCI與評價有何關係，那只是因為它為內容評價提供了輔助的數據工具。儘管實踐證明，引文統計與定性評價結果具有較高的相關性，但這也只能說明引文索引是一種有效的工具，而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評價，尤其是對創新性等學術價值的判斷，只能依靠基於內容的定性評價。對期刊進行評價，需要根據評價目的選擇運用CSSCI數據庫或其他學術引文數據，進行引文分析和同行專家評議，而不是直接用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數值等量化指標。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目前的實際情況是，C刊目錄被視為核心期刊、排行榜或評價工具，其為檢索而依據某些量化指標設立的數據源被視為期刊質量的標準。當下學術體制中，學術資源為行政權力所控制和管理，難免在一定程度上出現行政權力凌駕於學術的現象，而行政權力的所有作為都離不開評價，這就使得似乎天然具備的“公正性”的量化指標受到了特別重視。正因為CSSCI的引文數據庫之於學術研究的價值得到了比較普遍的公認，所以有越來越多的學術機構直接將C刊目錄作為學術評價及期刊評價的依據。這就形成了用引文數據來衡量刊物，再用

刊物來衡量文章，然後以文章數量來衡量學者水平的奇特邏輯鏈條，在 C 刊發文也就成了學者們頭上的光環或者枷鎖。於是，不管主觀意願如何，CSSCI 已經在懵懂之中被體制的力量推上神壇，赫然成為一種權威的學術評價，同時也為千夫所指。很顯然，C 刊被異化成為學術評價的標準，其根源在於學術體制，對 C 刊和 CSSCI 的指責並不能解決現實中的評價問題。

二、呼喚建設性批判

既然對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的需求客觀存在，我們不如少來些於事無補的“打嘴炮”，多做些建設性批判，讓相關機構盡量做得更好。

期刊評價目前在中國如火如荼，不僅主管部門和行業協會積極運作，商業機構和多家高校及科研機構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來參與。無論我們贊成或排斥，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都如影隨形，難以擺脫，甚至已經成為學術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根源恰恰在學術體制。因此，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對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的需求都是客觀存在，評價機構及其產品也將長期存在下去。我們與其意氣用事，倒不如努力促動學術體制特別是評價機制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在對評價機構進行批評的同時，也要從正面提建設性的意見，讓他們盡量做得更好。

幾年前，我們曾對所有學術評價機構提出過嚴厲批評，包括 CSSCI。今天，對於他們的不足，我們仍然應堅持批評，同時也要看到他們的改進，這也是我們批評的意義所在。從到目前為止各學術評價機構所做工作來看，唯有 CSSCI 是一個開放而標準的引文數據庫，不僅對學術研究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亦可為同行評議提供數據分析的客觀工具，這是其他以排行榜為唯一產品的評價機構所無法相提並論的。

對 CSSCI 的所有批評主要集中在對來源期刊即所謂 C 刊的遴選。迄今為止，CSSCI 已經進行過 10 次來源期刊遴選，除第一次是採用了千位教授投票選刊的方式之外，都是依據引文數據進行。除政治標準和規範要求之外，主要使用總被引頻次和他引影響因子兩個指標，指標權重為 2: 8，均在期刊學科分類中進行數據排序。20 年來，這一排序依據為各界基本接受，並未有人提出過強烈異議和可操作的替代性方案。此外，CSSCI 評價中心近年來的改進有目共睹，比如，增加了二級學科期刊的分類，加強了對異常數據的剔除等等。當然，他們做得並非已盡善盡美，改進仍然是必需的。然而，如果我們真的把 CSSCI 滅了，學術評價是會更好還是更差？答案自在人心。

三、在爭議的背後

新版來源期刊公示後，在網絡媒體和自媒體上引起比較強烈關注和爭議的大約有四、五家期刊，共同點是：曾經長期是 CSSCI 來源期刊，但在此輪遴選中收錄位置發生了變化。

整體來看，CSSCI 目前收錄的來源期刊總量在 550 種左右，約佔國內學術期刊總量的 20%。近年來的歷次遴選，來源期刊變動的比例大體都在 7% 上下，可以看出 CSSCI 的引文數據分佈和來源期刊結構都較為穩定。此次遴選，期刊變動並未超出這一範圍，何以引出所謂的“爭議”呢？背後的原由值得我們認真探究。

首先，CSSCI 正版加擴展版，總量 750 種左右，而此次引起爭議的期刊，比例只有 1% 左右！99 : 1 說明什麼？不正說明學術界、期刊界對大約 99% 的遴選期刊沒有意見，引起爭議的期刊比例微乎其微嗎？所以，不能因為有少數期刊有意見就全盤否定此次的遴選工作，乃至否定所有的來源期刊。期刊數據有變化，數據庫的目錄就隨之變化，某些期刊進進出出是正常的現象。有

人歡喜有人愁，爭議在所難免，但用歷史的眼光分析數據，作為多年的觀察者，我們的感受是，爭議的聲音在逐漸降低。

其次，在 CSSCI 共 25 類來源期刊中，引起“爭議”的期刊都集中在“高校綜合學報”這一類，爭議主要因為四五家著名高校的期刊或學報落選、四五家不太著名高校的期刊或學報入選而引起。事實上，只有同一學科的期刊才有比較的價值，因為不同學科因引文習慣不同會導致引文數據的巨大差異，一般說來，人文學科較之社會科學引文數據量會低很多，故不能進行簡單比較。而高校綜合學報恰恰是多學科的“拼盤”，在這樣的多學科綜合性學報中遴選來源期刊是件非常困難的工作。此次最激烈的批評之一就是，C 刊的遴選會“扼殺人文學術”，這也是筆者一貫的觀點。當然，這個觀點只針對綜合性期刊，專業期刊一般不存在這一問題。事實上，也確實存在某些高校學報偏重社會科學而在評刊中“獲利”的現象。但我們應看到，在這次選刊過程中，CSSCI 吸納了包括筆者在內的批評，已採取了一些措施來避免因學科比重不同導致的結果偏差。例如，將高校綜合學報分成兩類，即“綜合性學報”和“社會科學學報”，將偏重社科的學報單獨列出。但具體到某個綜合性學報，學科差異對引文數據造成的影響很難根本消除。需要指出的是，高校綜合性學報學科邊界不清不僅導致評價的困難，更使其失去了固定的讀者群，許多人平時根本不看學報，只看衣冠不看人，僅憑主辦單位的實力來判斷學報質量的高下，一旦他們看到某些名校學報在 C 刊中的掉落，即出言指責選刊的不公平，而無視近年來諸多中小學校學報人在提高辦刊質量方面的努力。在今天這樣技術革命、競爭激烈的辦刊環境中，辦刊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某些墨守成規、固步自封的學報，縱然是名校主辦、名家主編，被他刊超越，是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再次，此次遴選公示後出現另一種激烈的批評聲音，是期刊通過數據造假躋身於 C 刊行列。應該說，這一指責並非完全空穴來風，近年來，的確有些期刊為了擠進 C 刊，而採取不正當的手段，比如互引、假引、單位自引、花錢買引用等等。但是，我們不能將極少數期刊的不當行為擴大化為整個期刊界的“潛規則”。須知，大量質量上乘的期刊並不存在這樣的行為，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數據造假主要通過虛增引文來實現，非期刊能獨立完成，需要作者的配合，正直的作者不會容忍這樣的行為，而多數期刊人也不屑於這種行為。我們應該看到，這種所謂“潛規則”正在受到學術界和期刊界的強烈指責。比如，在高校學報研究會近兩屆的期刊評優活動中，對數據造假的期刊實行一票否決，就有效地遏制了學報界的數據造假行為。我們也想告知期刊同行，既要督促評價機構確保數據的質量，也要把精力放在想辦法、下決心辦好自己的期刊上面。好雜誌是擡起袖子幹出來的，沒必要眼睛總盯著別人的碗。

不正當的期刊引用行為成因複雜，當然不能簡單地歸咎於 CSSCI，但 CSSCI 應該採取更有力的措施來保證數據質量。CSSCI 是一個引文數據庫，引文數據的質量是數據庫得以發揮作用的基礎，數據造假行為不僅損害學術，最終也會損害 CSSCI 的質量。因此，將虛假數據清除出數據庫，將其製造者逐出來源期刊，CSSCI 責無旁貸。只要造假，就必然會留下蛛絲馬跡，通過技術手段對數據進行分析，輔之以專家的協助，CSSCI 完全有能力甄別絕大部分的數據造假行為。我們很高興地看到，CSSCI 正在這樣做。據筆者所知，早在上一次來源期刊遴選時，CSSCI 就對存在某些“異常數據”的期刊發出信函，要求其對異常數據作出澄清，而在此次期刊遴選中，CSSCI 同樣進行了甄別，對個別期刊採取了嚴厲措施，甚至直接將這些期刊排除在遴選名單之外。希望 CSSCI 進一步明確規則，在杜絕數據造假方面，發揮技術的作用，盡到應盡的責任。

此次 C 刊目錄公示後引發的爭議事件，讓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CSSCI 的本質是一種可以用於評價的客觀數據，其合法性和公信力都來源於此，關於 C 刊的種種爭議，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人們對 CSSCI 的無知和誤解。對 C 刊或學術評價機構進行評論和批評，是我們的自由和權利，但在評論和批評之前，我們務必要做點功課，先瞭解學術評價、瞭解學術期刊，不要人云亦云或信口開河；否則，那不僅會暴露我們的局限性，也會對學術評價乃至中國學術事業造成傷害。

四、本土化與國際化

為讓 CSSCI 做得更好，建議 CSSCI 評價中心今後應在本土化和國際化兩個向度上進行自我調整和優化，進而對中國學術生態產生更多正面的影響。

一方面，儘管 CSSCI 的原理來源於 SCI，是一種美國的舶來品，但其具體規則應當根據中國本土的需求進一步調整和優化。具體而言，就是尊重學科發展和期刊發展規律，不斷改進計量方式，使之更加貼近中國學術期刊的實際，真實反映出不同類型、不同學科學術期刊的學術影響力和辦刊水平。特別是針對中國特有的大量綜合性學術期刊，應設法研製更科學更合理的計量規則。逐漸淡化“大一統”的來源期刊目錄，更多地推出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不同標準的多元化的引文索引產品。惟其如此，CSSCI 才能在學科體系建設和學術規範建設上起到積極和正向的引導作用，關於 CSSCI 的種種爭議自然也會隨之減少。

另一方面，儘管 CSSCI 是中國本土開發的引文數據庫，但不應把眼界局限於中國內地，而要有國際視野和更寬廣的胸懷，盡早將來源期刊遴選範圍擴展到港澳台及海外。由於種種原因，迄今為止，CSSCI 不但沒有收錄海外華文期刊，對港澳台地區的期刊也未正式收錄，這不能不說是 CSSCI 的一大遺憾。眾所周知，在“SCI / SSCI”崇拜的驅使下，中國科技論文早已出現了大規模外流，雖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形勢暫時還沒有那麼嚴峻，但優質稿源外流的趨勢也已日趨明顯。不收錄港澳台及海外華文期刊，一方面會失去一批已經得到學界公認的高水平來源刊，減損 CSSCI 的國際認可度和作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權威性；另一方面也使內地學者與港澳台及海外華文期刊之間彼此疏離，迫使部分高質量論文流向頂著 SSCI 或 A&HCI 光環的期刊。這對於中國學術界、華文期刊界和 CSSCI 而言，是一個“多輸”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 CSSCI 官網的“產品中心”裡，已經可以看到“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港澳台及海外版）的設置，儘管目前其內容還是空白；此外，在“學術出版”欄目中有“港澳台及海外華文”一類，收錄了 32 家港澳台期刊及加拿大、新加坡、韓國等主辦的海外期刊。這說明，CSSCI 已經意識到港澳台及海外華文期刊這一片藍海的獨特價值。如今的 CSSCI，已經具備了走出去的基礎，應當抓住稍縱即逝的時機努力實現國際化。至於在來源期刊國際化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問題，比如來源刊的政治標準的把握，完全可以在確定來源期刊和數據入庫時加強篩選和審讀等方式來實現。中國的學術界和期刊人應該有這種學術自信。

若 CSSCI 能更好地適應本土，同時突破束縛實現國際化，就完全有可能發展成為華文世界中最有影響力的期刊引文數據庫，乃至世界上最知名的數據庫之一，這對於在國際上加強中國學術話語權、提升中文學術期刊地位都大有裨益。

（作者仲偉民係《清華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桑海係澳門理工學院講師，《澳門理工學報》編輯，博士）

[責任編輯 劉澤生]